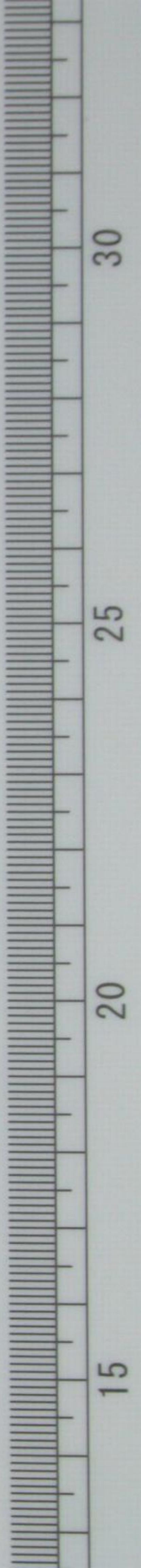


13
1037
17



紅樓夢卷七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俏了嬾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全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即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我去又我了一大包鬚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我不着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多歸攏一處你們自不聽就隨手混摻彩

門 4 13
號 1037
卷 17

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認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沒有一枝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裡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遂秤了二兩與王夫

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拿去就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大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沒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倘或一

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搗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舖子裡常與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借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是還得你親自走一輪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的給人多少這

會子輪到自家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借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是兒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了頭乃是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甥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粧

續補夢
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
心倒像偕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賍証
都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丫頭來
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
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了豈不倒耽擱了
倘或那丫頭瞅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
都有些偷懶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
一想說這也倒是的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偕們家的那些
妖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
裡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泪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

了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
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
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
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
麼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
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
了這丫頭倒像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
子裡拿着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
只管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麼大女
孩兒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看你還敢

緊着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
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大的都
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
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要打發的人呢你放心
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泪與姑娘磕頭和衆人告別又向迎
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
場迎春亦含泪答應放心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
出去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
了沒幾步只見後頭綉橘趕來一面也擦着泪一面遞與
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

分離這個與你做個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大哭起來了
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
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嬌子大娘們好歹畧狗個情兒
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幾年
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
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裡工夫聽
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
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辭他們做什
麼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難道箒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
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腳直帶着後角門出去司棋無奈又

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又抱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聞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爲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散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爲又恐嘮叨悞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推時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泪說道我不知你犯了

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這卻怎麼着好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說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說着還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爺見面又拉拉扯扯成何體統那幾個婦人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得只瞪着他們看已走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男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不錯正說着這幾

紅樓夢
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裡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後來起愿之話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面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在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擻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了

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丫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惟怕了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細小了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應老嫗嫗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卻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得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其一個寶玉

就自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
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泪王夫人
卽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
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
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
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笑辨道並不
敢調唆什麼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連你干娘都壓倒
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干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我個
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
戲女孩子一槩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去自

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起願不盡都約齊與
王夫人磕頭領去王夫人又滿室裡搜檢寶玉之物凡略
有眼生之物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己房裡去了因說
這纔乾淨省得傍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
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槩不饒因叫人查看了
今年不宜遷搬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
去纔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人又往別處去關人
按下不題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
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
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

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言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
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些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
下狠了寶玉聽如此話纔回來一路打算雖這樣犯舌況
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
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泪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
倒在床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猶可獨有晴雯
是第一件大事乃勸道哭也不中用你起來我告訴你晴
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
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
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閑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道

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迷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
他生的太好未免輕狂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是的人
心裡是不能安靜的所以狠嫌他了像我們這粗粗笨笨
的倒好寶玉道美人是的心裡就不安靜麼你那裡知道
古來的美人安靜的多呢這也罷了僭們私自頑話怎麼
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襲人道你有什么
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没人了我也曾使過眼
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
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
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

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尋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什麼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俐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衆人見我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生得比人強也沒什麼妨碍着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究竟也沒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相宜是他過於

生得好了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直是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嬌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箭的蘭花送到豬圈裡去一般况又是一身重病裡頭一肚子悶氣他也没有親爹執娘只有一個醉泥鱗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裡還等他一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妨碍的話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該的了寶

王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王道這堦上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怎麼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寶玉嘆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坟前的蒼草諸葛祠前的柏樹岳武穆坟前的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几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小

題比就像楊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王昭君坟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是應着人生的襲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時雲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總然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要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末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弄得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想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不

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還他去再或有偕們當日積攢下的錢拿些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也給他去寶玉聽了點點頭兒襲人笑道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成寶玉聽了他方纔的話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了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角

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卻說這晴雯當日是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他貴兒那時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嬷嬷帶進來賈母見了喜歡故此賴嬷嬷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他姑舅哥哥娶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味膽小老實那媳婦卻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看貴兒無能為每日在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水汪汪的招惹的賴大家人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房

中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目今
兩口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這
晴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裡有心腸照管
吃了飯便自己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屋內爬
着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
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
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纔好因上來含泪伸手輕輕拉他悄
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歹話病上
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雙眸一
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擦住他的手哽咽

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住寶
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
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
忙拭泪問茶在那裡晴雯道在爐台上寶玉看時雖有個
黑煤烏嘴的吊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一個茶
碗未到手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
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
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晴雯
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僧們的
茶呢寶玉聽說先自己嘗了一嘗並無茶味鹹澀不堪只

紅樓夢
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看看眼中泪直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爲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什么說的越着没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么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别人好些並沒有私情勾引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日既擔了虛名况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說到這裡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冷寶下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着他的手一

隻手給他輕輕的搥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攢心兩三句話時晴雯纔哭出來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泪把那手用力拳回攔在口邊狠命一咬只聽咯吱一聲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攔在他手中又回手扎掙着連揪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着的一件舊紅綾小袄兒脫下遞給寶玉不想虛弱透了的人那裡禁得這樣抖搜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了他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袄兒褪下來蓋在他身

上卻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只用外間衣服掩了剛繫腰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裡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祆兒往自己身上拉寶玉連忙給他披上了拖着肱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裡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裡腌臢你那裡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一語未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起簾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什麼看着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笑

央及道好姐姐快別大聲的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那媳婦兒點著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見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笑道你要不叫我嚷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著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寶玉那裡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也斜了眼兒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用工夫怎麼今兒個就發起越來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借們慢慢見的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什麼意思呢

那媳婦那裡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叫那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着呢我等什麼兒是的今日纔等著你了你要不依我就嚷起來叫裡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麼樣你這麼個人只這麼大膽子兒我剛纔進來了好一會子在窗下細聽屋內只你兩個人我道有些個體己話兒這樣看起來你們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像他那麼傻說著就要動手寶玉急的死往外拽正鬧着只聽窗外有人問道晴雯姐姐在這裡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連忙放了寶玉這寶玉已經嚇怔了聽不出聲音外邊晴雯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臊又氣

一陣虛火上攻早昏暈過去那媳婦連忙答應着出來看不是別人卻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着一個包袱柳家的拿着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道這是裡頭龔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屋裡呢那媳婦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柳家的領着五兒剛進門來只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裡一閃柳家的素知這媳婦子不愛只打諒是他的私情人看見晴雯睡着了連忙放了帶着五兒往外走誰知五兒眼尖早已見是寶玉便問他母親道頭頭不是襲人姐姐那裡悄悄兒的我寶玉二爺呢嗎柳家的道噯哟可是忘了方纔老宋媽說見寶玉二爺出角門來了門

上還有人等著要開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那媳婦兒自己心虛便道寶二爺那裡肯到我們這屋裡來柳家的聽說便要走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二則怕那媳婦子進來又纏也顧不得什麼了連忙掀了簾子出來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兒走柳家的聽了倒嚇了一大跳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裡來那寶玉也不答言一直飛走那柳五兒道媽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仔細冒冒失失被人碰見倒不好況且纔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發人留了門了說著赶忙同他媽來趕寶玉這裡晴雯的嫂子乾瞅著把個妙人走了卻說寶玉跑進角門纔把心放下

還是突突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瞅着他母女也進來了遠遠聽見裡邊嬷嬷正查人若再遲一步就關了園門了寶玉忙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內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肯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狎昵較先小時反倒疎遠了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丫頭出人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之症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胆小醒了便要喚

人因晴雯睡臥驚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睡着晴雯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己鋪蓋搬來鋪設床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的歎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嘆覆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連聲答應問做什麼寶玉因要吃茶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笑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卻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乍來你也會睡夢中叫我的已後纔改了說着大家又睡下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走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卻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說那裡話被人聽着什麼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天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土房裡等他們吃麵茶呢環哥兒已來了快快兒的去罷我叫蘭哥兒

去了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着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盥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們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們兩個王夫人自來不會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

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邊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開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的尼姑來

送供矣因會留下水月菴的智通與地藏菴的圓信住下
因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夫
人說府上倒底是個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
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
法平等我佛立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
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
了風流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
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
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心
的話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拐子的
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那夫人遣人過來知
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
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既聽此
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
何二姑娘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
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
叫他去若果真心卽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
女子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
三八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
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憐

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智通蓋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菴的圓信各自出家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評曰

欲王夫人處有人參賈母所藏之參又不適用已見消乏氣象

借周瑞家口中補出邢夫人喚王善保家多事受責裝病以便工夫人遣遂司棋省却無數筆墨

姦與盜俱在迎春房中敗露可見一味忠厚不能正罕下人所謂忠厚者無用之別名也

迎春之不能約束老嫗了環其不能持家受壻折磨已可預見是以即插入邢夫人接迎春家去被人相看情事

寫寶釵換參一節顯出寶釵精細非比富貴家閨閣中不諳世務寫襲人勸解一層描出襲人涵養迥異輕浮婦女全無斟酌

遣司棋逐晴雯是此回正主其餘四兒芳官等俱是倍親

海棠偶死不是凶徵海棠復生却非吉兆與九十四回遙相關照

晴雯來歷於此時補出而姓氏籍貫仍無着實伏下
回芙蓉誄中句

芳官等出家是將來惜春紫鵲出家引子

王夫人持家嚴正固爲正理但未免性急偏聽金釧
之投井晴雯之屈死司棋之殞命及芳官等之出家
皆王夫人所作之孽是故一味嚴峻亦非和氣致祥
之道

紅樓夢卷七十七終

紅樓夢卷七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老學士閒微婉孌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
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個丫頭
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
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
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
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
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

孩兒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一回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了頭們也太多若說不設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况晴雯這了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針線都不及他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話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會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子他我便留心看去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知大體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

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裡也算得一二等的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着寶玉淘氣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悄悄的把他了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已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且沒有明說一則寶玉年紀尙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誤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爲自已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御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

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悞的王夫人又回今日老爺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請早安何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會配來鳳姐道還不會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攢逐晴雯等事又說寶丫頭怎麼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調也不喜歡他我說與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兩三日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的敢是有人得罪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別得罪了人反倒不好了鳳姐笑道誰可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大大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卻像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姐妹跟前以至於大小的丫頭跟前最有仁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子此去必

爲着前夜搜檢衆丫頭原故他自然爲信不及園裡的人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已回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己遂低頭一想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情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娘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了家中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回明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爲是休爲沒

要緊的事又踈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的太重了並沒爲什麼事要出去我爲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二人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媽去料理姨娘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再者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原是爲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裡走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弄出事來豈不兩碍而且我進園裡來睡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幾年年紀都小且家裡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

們在一處頑笑作針線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况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園子裡倘有一時照顧不到的皆有關係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些也不為失了大家的體統據我看園裡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是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強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

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了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不丟醜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二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絳環二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環蘭前來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了骨頭

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踈散踈散就好了不許
睡寶玉聽了便連忙進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
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墨筆等物
拿著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壁便
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著只穿着一
件松花綾子夾袄襟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
見這條褲子是晴雯針線因嘆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
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了松花色袄兒石青靴
子越顯出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粧沒有
聽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

道大白日裡怕什麼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命兩個丫頭跟
着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
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
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寶一個捧着冠袍帶履成個
什麼樣子寶玉聽了正中心懷便讓他二人去了他便帶
了兩個小了頭到一塊山子石後頭悄問他二人道自我
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晴雯姐姐沒有這一個答
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了頭道回來
說晴雯姐姐直著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佳
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

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子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真傍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話便上來說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道不但我聽得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寶玉聽說忙問怎麼又親自看去小丫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平日爲人聰明至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裡去了我告訴了他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爺命我去管花兒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寶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魄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紙錢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少待個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捱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房裡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未正二刻他囁

紅樓夢
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寶玉忙道你不認得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一花有一花神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神這了頭聽了一時認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了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會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他說我就是專管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爲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頭來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

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房中正值麝月秋紋我來寶玉又自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看望之處來意爲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嘸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了又命卽刻到外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一句話一面得銀一面催人立刻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了剩的衣服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爲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寶玉

走來撲了一個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在房中間其何往了鬢們回說往寶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至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纔想起前日髮髻聽見寶釵要搬出去只因這兩日工課忙就混忘了這時看見如此纔知道果然搬出征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厮混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還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之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我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了快走快走寶

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人送寶玉至書房中彼時賈政正與眾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倒是個好題目大家要做一首輓詞眾幕賓聽了都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眾美女學習戰攻鬪法之事內中有個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藝更精皆呼爲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爲妮嬭將軍眾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妮嬭下

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也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也賈政笑道這話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衆清客都驚問道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爲犬羊之輩不足大舉因輕騎進剿不意賊衆詭譎兩戰不勝恒王遂被賊衆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尙不勝你我何爲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聚集衆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旣殞身國患我意亦當殞身于王爾等有願隨者卽同我前

往不愿者亦早自散去衆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於是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衆賊不防也被斬殺了幾個首賊後來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兒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會留下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天子百官無不嘆息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勦滅天兵一到化爲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衆位聽了可羨不可羨衆幕友都嘆道實在可羨可奇實是個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說着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與

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了這新文所以都要作一首妮嬭詞以志其忠義眾人聽了都又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可謂聖朝無關事了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寶玉賈環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賈政命他三人各吊一首誰先做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着許多人皆做過幾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尙自出神賈政與眾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句寫道是

妮嬭將軍林四娘

玉爲肌骨鐵爲腸

捐身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尙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深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爲他又看賈環的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綉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好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倒還不甚大錯終不懇切衆人道這就罷了三爺纔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心做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麼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因問寶玉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寶玉笑道這個題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聽了都立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

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婉孌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歌篇行方合體式或擬溫八叉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咏古詞半敘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寫若不好子我槌你的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搖頭道粗鄙一幕友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武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眾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第四句平敘也最得體賈政道休謬加獎譽且看轉的何如寶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眾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讀了一句俏影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時間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難舉

眾人聽了更拍手笑道越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

在座見其姣而且聞其香不然何體貼至此寶玉笑道聞閣習武在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姣怯之形了賈政道還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絲

眾人都道轉蕭韻更妙這纔流利飄逸而且這句子也綺靡秀媚得妙賈政寫了道這一句不好已有過了口舌香姣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這些堆砌貨來唐塞寶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說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轉

至武事呢再若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
一句兜轉煞住想也使得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
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
不心有餘而力不足呢寶玉聽了垂頭想子一想說了一
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眾人拍案叫絕賈政笑道且放着
再續寶玉道使得我便一氣聯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塗
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
話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

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汚鮫綃

賈政道這又是一段了底下怎麼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看虎豹勢如蜂

眾人道好個走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寶

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中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昏鬼守戶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
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敘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
寶玉又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婉嬾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濃桃艷李臨疆場

綉鞍有淚春愁重

鐵甲無聲夜氣涼

勝負自難先預定

誓願盟生死報前三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血凝碧

馬踐胭脂骨髓香

魂依城郭家鄉隔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愁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爲四娘長嘆息

歌成餘意尙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說
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二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
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
有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

說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芙蓉嗟
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
芙蓉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想畢便欲行禮忽又止道雖如
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整齊奠儀周備方爲誠敬
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汗行潦荇藻蘋蘩之賤可以羞王公
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然非自作
一篇誄文這一段悽慘酸楚竟無處可以發洩了因用晴
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
前序後歌又備了晴雯素喜的四樣吃食于是黃昏人靜
之時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卽挂

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
紅院濁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
之茗四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
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日窃思女兒自臨人世迄
今几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
久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棲息晏遊之夕親暱
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憶女曩生之昔
其爲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爲體則冰雪不足喻
其潔其爲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爲貌則花月不

足喻其色姊姊悉慕媵嫗媪咸仰慧德孰料鳩鴆
惡其高薦鷲翻遭翠衾資施妒其臭茝蘭竟被芟耒
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蔓
之讒遂抱膏肓之疾故櫻唇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
枯色陳頰頰詠謠謨出自屏帷荆棘蓬榛蔓延牕
戶旣懷幽沉於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高標見嫉閨
闈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幘慘於雁塞自蓄辛酸誰
憐天折仙雲旣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卻死之
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黛燭青昨猶我畫指
環玉冷今情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尙
情鏡分鸞影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
齒委金鈿于草莽拾翠盒于塵埃樓空鳩鵲徒懸七
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况乃金天屬節白
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
同消蓉帳香殘姣喘共細腰俱絕連天衰草豈獨兼
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堦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
荔秋垣隔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簾前鸚鵡猶呼艷
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萎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門草庭
前蘭芳枉待拋殘繡線銀箋綵袖誰裁褶斷水絲金
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旣趨車而遠陟芳園今犯慈

紅樓夢
威復拄杖而遣拋孤柩及聞慧棺被焚頓違共穴之
情石墮成災愧遠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
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揪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露墻
以啼猿遶烟塍而泣鬼豈道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
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風梓
澤餘衷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爲災豈神靈
之有妬毀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念猶未
釋在卿之塵緣雖淺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
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
蕙死轉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搃濁玉之思深

爲有摠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
爲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
惡乃濫于始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治至協庶不
負其所秉賦也因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茲特不
揣鄙俗之詞有汚慧聽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
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
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望徽蓋之陸离兮抑箕尾之
光耶列羽葆而爲前導兮衛危虛於傍耶驅豐隆以
爲庇從兮望舒月以臨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
以征耶聞馥郁而飄然兮紉衡杜以爲佩耶爛裙裾

之爍爍兮鑠明月以爲瑤耶籍葳蕤而成壇時兮繁
蓮焰以燭蘭膏耶文匏炮以爲觶萃兮灑醴醪以浮
桂醕耶瞻雲氣而凝眸兮彷彿有所覘耶俯波痕而
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際兮捐棄子於
塵埃耶倩風廉之爲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耶余
中心爲之慨然兮徒噉噉而何爲耶卿偃然而長寢
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窅窅且安穩兮反其真而
又奚化耶余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來
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
茲余亦莫覩寒烟蘿而爲步障列蒼蒲而森行伍訖言

柳眼以貪眠識蓮心之味苦素女約于桂岩宓妃迎
於蘭渚弄玉吹笙塞簧擊鼓徵嵩嶽之如啟驪山之
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
珠林兮鳳翥焉格爰誠匪勞匪篋發輶于霞地還旌
乎元圃旣顯微而若逋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烟雲
空濛兮霧雨塵霾歛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
之忤忤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歛歔悵快泣涕徬徨人
語兮寂慙天籟兮簫管鳥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誌
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鳴呼哀哉尙饗

讀畢遂焚帛奠茗依依不捨小了嬾催至再四方纔回身

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覺大驚那小了孃回頭一看卻是個人影從芙蓉花裡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時雲真來顯魂唬得寶玉也忙看時究竟不知是人是鬼下回分解

評曰

補敘王夫人將辦理園內之事回明賈母極其周匝寶釵告辭回家不但聞知搜檢各房理應避嫌且為將來說親出閣地步

妮媯詞是芙蓉誅陪襯而妮媯將軍是實事實寫芙蓉花神是虛言虛擬賓主虛實錯綜變化

林四娘死得慷慨激烈晴雯死得抑鬱氣悶一則重干泰山一則輕若鴻毛迥不相同而干一回書帛並寫有羯鼓催花之妙

輓妮媯將軍有衆客讚揚誄芙蓉花神有黛玉竊聽文法方不單薄

第七十回至七十八回一大段應分六小段七十回為一段寫詩社之不能再盛人將離散之機七十一二回為一段敘鳳姐之招怨多病司棋之私情敗露七十三四回為一段敘園中姦盜有查抄之兆七十五六回為一段寫寧府之夜宴鬼歎榮府之賞月淒

清爲將衰之象七十七回爲一段了結晴雯芳官等
終身七十八回爲一段烏寶玉癡情爲詩社聯句餘
音

紅樓夢卷七十八終

紅樓夢卷七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影中有個人聲倒嚇了
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卻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
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
答道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
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見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
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到要細
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

紅樓夢
什麼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思卻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俗濫些放着現成的真事爲什麼不用寶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偕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窗隔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寶玉聽了不覺跌腳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說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卻是在這裡住着還可以我實不敢當說着又連說不敢當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即可爲你之窗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疎了古人異姓陌路尚然肥馬輕裘傲之無憾何況

偕們寶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卻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詠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甯可棄了這一篇文萬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丫鬟薄命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愜懷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嬛何用此話況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得紫鵲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寶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

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陡然變色雖有無限狐疑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了寶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冷偕們只顧站着涼了可不是頑的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

伴忙命小丫頭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人打發嬷嬷們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那邊來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是軍官出身乃當日甯榮府中之門生筭來又係世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提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擇爲東床姣婿亦會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卻不十分願意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況且他父親主張

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交當日希慕榮甯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強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卻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了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恹然

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菱花葦葉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意故人之態適非素常逞妍門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菱花菱葉不勝悲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聲

燕泥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况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獸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

紅樓夢
第二回
迤迤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會不要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我你鳳姐姐去竟沒有我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我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我着連二奶奶說完了正經事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事這般忙香菱道

爲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情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一只聽見吵鬧了這半年今兒有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造了什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家了寶玉忙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合京城裡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道如何又稱爲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

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着桂花凡這長安那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大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借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還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教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得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

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舖裡老夥計們一羣人造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得狠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香菱道這是什麼話我倒不懂了寶玉笑道這有什麼不

懂的一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
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素日偕們都是斯抬斯
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
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
然如有所失歎歎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
院來一夜不曾安歇種種不甯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
熱也因近日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
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卧床不起賈母
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
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卻不露出只吩咐眾奶

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脈脈下藥一
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
油麵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院門皆不許到只在房中
頑笑至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那裡忍耐得
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
因此和些丫鬟們無所不至恣意要笑又聽得薛蟠那裡
又請客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小姐
十分俊俏也畧通文翰寶玉就恨不得過去一見纔好再
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髻斯
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眼前

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
這些了鬢們厮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追讀書之難這
百日內只不會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
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
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爲寶玉有意唐突從此倒
要遠避他些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
日日忙亂着薛蟠娶過親自爲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
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
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
蟠還急十倍好容易一日盼得娶過了門他便十分殷勤

小心伏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
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
酌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
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姣養溺愛不啻寶珍凡女兒一舉一
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
已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上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
性在家中和了鬢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
自己爲要做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腴腆溫柔須
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况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
止驕奢若不趨熱竈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

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妾在室越發添了
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
他在家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凡有人不留心悞道
了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
禁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這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
便將桂花改爲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個
憐新去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
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那夏金桂見
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
概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

下去了一日薛蟠的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
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幾句話見賭氣自行了
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療治
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
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
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朶兒還輕
巧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
分守己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喝
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得
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

得了意更粧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
自嘆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
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稟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
那金桂見丈夫旂纛漸削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
馬先前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姣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
至寶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
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得無隙可乘倒
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
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
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合
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
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他的
學問連偕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的呢欲知香菱說出何話
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於一篇誄詞中摘出紅綃帳裏四句再三改易忽然
映到黛玉身上一是無心一偏有意靈活關照真有
宜僚弄丸之妙

紫菱洲口吟是上回輓誄餘波

寶玉替香菱擔憂是正射後文香菱盼新人進門是

反跌後文

薛蟠娶夏金桂是娶妻不賢迎春嫁孫紹祖是嫁夫失所正宜作一回寫而金桂之不賢已敘一二分迎春之失所尙未敘及仍有次序先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美香菱屈受貧夫棒 王道七胡謔妬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哧兩聲不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畧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

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
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全桂的丫鬟名喚
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麼叫起姑
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
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
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
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
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
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
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

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
來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發不
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
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勝
千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
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天性得
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
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
蟾雖亦解事只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
亦覺察其意思著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

上寶蟾我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再乘他疎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俟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幪豁啣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般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得了醜態是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

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着酒蓋臉就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昔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中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鬧越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蟾心裡也知八九分了就半推半就正要人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了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了頭也是金

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父母自小雙亡無人看管便大
家叫他做小舍兒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
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
說我說的小捨兒聽了一逕去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
的絹子忘記在屋裡了你去取了來送去豈不好秋菱
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
聽了這話忙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着他二人推就之際
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薛
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
不掩這會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

是說嘴要強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
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強姦力逼薛蟠好容
易哄得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的興頭變做了一
腔的惡意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
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
三步兩步早早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于是
只恨得罵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
略熱了些燙了脚便說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條精光趕着
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斷到了此時也
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

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寶蟾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腌臢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伏侍又罵說你没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了頭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了秋菱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卧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粧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鬧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肋肢骨縫等處於是衆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

紅樓夢
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
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
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了我沒什麼要
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
一面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
起一根門閂來一逕搶步我着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
臉渾身打起來一日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
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清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了頭伏侍這
幾年那一點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
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齒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

蟠心軟意活了便發聲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
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
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裡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
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
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姨媽聽了金桂
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
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頭被
他說霸佔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夫之禮這魔魔法究
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
正是公婆難斷床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蟠說

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了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自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卽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着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扳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牕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拉着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枯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了鬢也收在房裡了薛姨媽聽說氣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裡說話媳婦隔着窻子叫嘴劇你是舊人家的兒女滿屋裡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得跺腳說罷啣罷啣看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揆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爲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什麼去了一面哭

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
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嚶聲嘆氣抱怨說運氣不好當
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
俗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媽可是氣糊塗了
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
喚我正也沒人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惹氣不如打發
了他乾淨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
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裡也與賣了的一樣香菱早已
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愿跟姑娘薛姨
媽只得罷了自此後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向路

逕道自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悲傷挑燈自嘆雖然
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
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一潮龐
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薛
蟠有時仗着酒膽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避身
叫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着脖頸薛蟠也實不能下手
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
威風又漸次辱罵寶釵寶釵比不得香菱最是個烈火乾
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
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呌嘴後來

金桂氣急甚至於罵再至於打他雖不敢還手便也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開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來鬪脾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爲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惟暗地裡落淚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儻家精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甯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

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嫩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爲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淚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會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我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愿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嫗坐車出西城門外

紅樓夢 卷之八
天齋廟燒香還愿這廟裡已於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狎猙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根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眾嫵嫵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因倦復回至淨室安歇眾嫵嫵生恐他睡着了忙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見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色色俱備亦長在甯榮二府走動慣熟的與他起了個混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在炕上想睡看見王一貼進來笑道來得好王師父你極會說笑話見

的說一個與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裡麩筋作怪說着滿屋裡的都笑了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花拉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裡就拿香薰的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細底一言難盡其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甯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脈舒筋絡去死生新

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樣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于災無不立效如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折我這廟何如只說了病源出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便笑着悄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不是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焙茗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

可有貼女人如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說道這貼妬的膏藥到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畧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水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爲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

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妬什麼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他嚼的舌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閑着解午盹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之間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備寶玉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搖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榨出來的及

說老爺會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裡睡去當日有你的爺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富貴趕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着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沒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得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眾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會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愿到底不做好

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沒有娘幸而過嬌娘這邊來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乍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望着我的這屋子還得在園裡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夫妻們鬪牙鬪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些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眾姊妹了鬢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眾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愿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勉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評曰

香菱改秋菱秋字遠不如香字可見夏金桂之不通

且一改秋字香菱便遭屈桂亦是秋老菱枯之兆

王熙鳳之桃陵秋桐是借劍殺人夏金桂之甘捨寶蟾是以新聞舊一樣行爲兩樣心思

紙人鎮魘香菱受屈爲後文砒霜毒人金桂自害引子

婦人諸病可醫惟妬之一字不死不休王道士療妬方不是胡謔是作者借此詼諧說透妬病

金桂之潑悍已寫得淋漓盡致迎春之受折磨必當明敘故卽於此回敘入

紅樓夢卷八十終

紅樓夢卷八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到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捱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傍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語的光景便道你又爲什麼這樣呆呆的寶王道並不爲什麼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

紅樓夢

第八十一回

紅樓夢
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屈況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怎麼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裡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帳行子的氣等他來接俗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

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獸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太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裡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裡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別的過几年大家摸著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是不依的你快些幹你的去罷不要在這裡混說說得寶

玉也不敢作聲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驚着一肚子悶氣無處可泄走到園中一逕往瀟湘館來剛到了門便放聲大哭起來黛玉正在梳洗纔畢見寶玉這個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麼了合誰愜了氣了連問幾聲寶玉低着頭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別人合你愜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是黛玉道那麼着爲什麼這麼傷起心來寶玉道我只想着偕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沒有趣見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這是什麼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

成寶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爲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偕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丟了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欺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凡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幾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裡難受起來黛玉聽了

這番言語把頭漸漸的低着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鵲剛拿進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裡呢麼老太太那裡叫呢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裡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歇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我看看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爲什麼黛玉道他爲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

的並不爲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午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拿了一本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泡茶伺候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几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一本看時却是晉文翻了几頁忽然把書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癡的坐着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爲什麼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來也只管站在傍邊歎歎的看着他忽見寶

王站起來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
襲人聽見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
些書不如還到園裡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
管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走到沁芳亭但
見蕭疎景像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
窗掩閉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蓼溼一帶
關千上靠着有幾個小了頭墩在地下我東西寶玉輕輕
的走在假山背後聽着只聽一個說道看他泔上來不泔
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
上來的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
動只管等着他橫豎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兩個却是
李綺那岫烟的聲音兒寶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磚頭兒往
那水裡一擗咕咚一聲四個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
誰這麼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
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麼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
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麼說的你好
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土來剛剛見的要釣
着叫你唬跑了寶玉笑道你們在這裡頑竟不我我我還
要罰你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寶玉道俗們大家今兒釣魚
古古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

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借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
李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寶玉說道
二哥哥你再趕走了我的魚我可依了寶玉道頭裡原
是我要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拋下
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窳兒吞着釣子把漂
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活的侍書
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着擱在小磁罈內清水養着探春
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
挑起來却是個空釣子又垂下去半晌釣絲一動又挑起
來還是空釣子李紋把那釣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裡鉤

了李紋笑道怪不得釣不着忙叫素雲把釣子敲好了換
上新虫子上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
沉下去急忙提起來到是一個二寸長的鯽爪兒李紋笑
着道寶哥哥釣罷寶玉道索性三妹妹合那妹妹釣了我
再釣岫烟却不答言只見李綺道寶哥哥先釣罷說着水
面上起了一個泡兒探春道不必儘着讓了你看那魚都
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李綺笑着遂接
了釣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也釣着了
一個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才遞與寶玉寶玉道
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

那水裡的魚看見人影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掄着釣竿
兒等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
吐沫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寶玉道我最是個
性兒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
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
絲微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擡把釣竿往石
上一碰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鉤子也不知往那裡去了
眾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樣莽人正說着
只見麝月慌慌張張跑來說二爺老太太已醒了叫你快
去呢五個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

爺什麼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鬧破
了叫寶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寶
玉發了一回獸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了頭遭了瘟了探春
道不知什麼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
告訴我們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寶玉走
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
纔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
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癩道士治好
了的那會子病裡你覺得是怎麼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
記得得病的時候見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裡有人把我

攔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裡都是些青
面擦牙拿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覺着腦袋上加了几
個腦箍是的已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到好的時候
又記得堂屋裡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裡來那些鬼都跑
着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
母告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
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
問我什麼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還記得怎麼樣鳳
如兒笑道我也全不記得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
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麼拿什麼見什

麼殺什麼自己原覺狠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
候還記得麼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有說了几句
話是的却不記得說什麼來着賈母道這麼看起來竟
他了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合纔說的一樣這老東西
竟這樣壞心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道人
阿彌陀佛纔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
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來
我懶得說王夫人道纔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
是個混帳東西邪魔怪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住
送入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前几天被人告發了那個人

絲樓夢
叫做什麼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買與斜對過當舖裏這房子加了几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舖裡那裡還肯潘三保更買囑了這老東西因他常到當舖裡去那當舖裡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兒叫人家的人便得了那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的內眷們要了十几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個絹包兒當舖裡人檢起來一看裡頭有許多紙人還有四九子狼香的香正咤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這裡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

一個匣子裡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兩個魔王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裡把他家內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關香炕背後空屋子裡掛着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個草人有頭上戴着腦箍子的有胸前穿着釘子的有項上拴着鎖子的櫃子裡無數紙人兒底下几篇小帳上面記着某家驗過應我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僧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僧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几次要向趙姨娘討銀子見了我便臉上

變貌變色兩眼顰眉是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几遍總不知
什麼原故如今說起來却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
裡當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
麼讐呢忍得下這樣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
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
了罪決不好叫他來對証沒有對証趙姨娘那裡肯認帳
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
自己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是這樣事沒有對証
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
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今日

你合你太太都在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了遂叫鴛鴦盪
琥珀等傳飯鳳姐趕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
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
丫頭子傳飯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金
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我一件什麼東西請太太
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我一我呢賈母道你去
罷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
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出去回至房中合賈政說了些閒話
把東西我了出來賈政便問道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
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了頭一肚子眼淚說孫姑爺兇橫

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話說了一遍賈政嘆道我原知不
是對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沒法不過迎了頭
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具指望他已後
好了好說着噙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王夫人道我笑寶
玉今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裡來說的都是些孩子話賈
政道他說什麼王夫人把寶玉言語笑述了二遍賈政也
就忍不住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二件事來
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裡也不是事生女兒不濟事還是
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
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但

我想南邊先生情性最是和平俗們城裡的孩子個個踢
天弄井鬼聰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胆子
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兒是的沒的白耽
誤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
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
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顛預了
事我想寶玉閒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
罷了王夫人道老爺說的狠是自從老爺外在去了他又
常病竟耽擱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學裡溫習溫習也是
好的賈政點頭又說些閒話不題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

洗已畢早有小廝們傳進話去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理了衣服來至賈政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況且每每的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大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裡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了頭們混鬧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几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為主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

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貴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裡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早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難爲你有我呢寶玉沒法只得回來囑咐了了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要等着送我到家學裡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着醒了一夜次日一

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了頭子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拿着書籍等物襲人又催了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書房中小廝答應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裡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寶玉聽了心裡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着人來叫寶玉便跟着進去賈政不免又囑咐几句话帶了寶玉上了車焙茗拿着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安拉着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可安麼寶玉過來也

請了安賈政站着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几句詩詞也是胡謔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係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爲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正是如此自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真的管教他纔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耽誤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

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賈政答應着自己上車去了代需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着一張花梨小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將硯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裡藏着代儒道寶玉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狠你且說從前念過的書打頭的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寫字晌午講書念几遍文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個是回身也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

金榮輩不見了几个又添了几个小學生都是些粗俗平常的忽然想起秦鍾來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得知心話兒的心上淒然不樂却不敢作聲只有悶着看書代儒告訴寶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狠愚劣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我纔曉得你到怎麼個分兒上頭說得寶玉心中亂跳欲知明日聽解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敘寶玉想出主意要接迎春來家不放回去描寫歎

公子說話入神

敘寶玉到黛玉處大哭提起海棠社及寶釵香菱俱去再過几年園中不知作何光景不如早死等語觸起黛玉心事與前後文遙遙照應通篇皆血脉貫通借釣魚占兆獨寶玉落空釣竿折斷爲將來出家預兆

馬道婆事敗伏趙姨娘將來鬼附自責事

寶玉再入家塾學做八股爲後來中舉地步

紅樓夢卷八十一終

紅樓夢卷八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麼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見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寶玉連忙答應

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趕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著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裏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鵲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麼早就回來了寶玉道噯呀了不得我今日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心上到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去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

道我這會子懶待動了只和妹妹坐着說一會子話兒罷老爺還叫我早睡早起只好明日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我那裏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偕們坐著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鵲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裏紫鵲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沏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誑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也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東

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爲博奧這那裏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要我學這個我又不肯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著你們兩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槩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鵲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

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鵲道我們這裡纔泡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去說着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我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鵲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帳了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鵲在台階下站着寶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裡問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邊來的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没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了書

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辦我想伏侍
你一場賺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麼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
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
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
使喚橫豎有麝月秋紗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
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寶玉聽得了赶忙吃了晚
飯就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
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狠明白
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得擲子下來了自己想道我在詩
詞上覺得很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呆的

歎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
只管胡亂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
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
還醒着呢麼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
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
道天氣不熱別揭罷寶玉道我心裡煩躁的狠自把被窩
褪下來襲人忙爬起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
微有些發燒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寶玉道可不
是襲人道這是怎麼說呢寶玉道不但是我心煩的原故
你別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麼

病的這樣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裡去就完事了龔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靠着你睡罷便和寶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裡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寶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目句子細細見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

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裡抬頭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者後把不足畏二字驚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需也也還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裡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又到五十歲既不能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

他了生而笑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到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蹟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發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遜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寶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寶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胡說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麻姑寶

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知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爲什麼正犯著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會告訴我其實你的毛病我却盡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回見正是後生可畏的時

紅樓夢
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揀着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綉個檳榔包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工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飢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死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爲人知還拿得往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已便是尤二姐香菱後身素來看着賈母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著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裏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裡能說不過畧硬朗些你在家裏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著紫鵲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著紫鵲

紅樓夢
第八十二回
七

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奶難爲他怎麼過把手伸着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豈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理說人今聽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裡先怯了那理倒敢去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

院裡問道這裡是林姑娘的屋子麼那位姐姐在這裡呢雪雁出來一看模模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作什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畧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來了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麼只是覷着眼瞅黛玉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麼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支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麼襲人笑道媽媽怎麼認得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

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著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得說着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支叫給寶二爺送去說着顛顛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他出了屋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裡咕咕嚶嚶的說這樣好

模樣兒除了寶玉什麼人經受的起黛玉只粧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麼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着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得吃拿了擱起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裡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別處定了婚姻怎能鼓似寶玉這般人

材心地不如此時尚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好像轆轤一般嘆了一回氣吊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兒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還粧什麼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糧道娶了一

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摺在這裡不成事體因托了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說是續弦所以着人到這裡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做官的樣子心上急著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偕們走罷黛玉含著淚道二位舅母坐坐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

紅樓夢
惟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着賈母的腰
說道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況且有了繼母
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
老太太呆着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
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弦也好到多一副粧奩黛玉
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裡分外的閒錢只求
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
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裡情
愿自己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
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着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

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
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
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說着撞在
懷裏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到
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
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
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
日怎麼獨不見寶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
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
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

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見借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拉着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悄悄我的心說着就拿着一把小尖刀子往曾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赫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着寶玉的心窩哭

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顛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着眼睛往上一番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鵲叫道姑娘姑娘怎麼壓住了快醒醒見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番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想了一回父親死得入了與寶玉尙未放定這是從那裡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麼樣了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

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掙起來把外罩大祆脫了叫紫鵲蓋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吚呼聲見却是紫鵲已在那裡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己扎掙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窗縫裡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聲兒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着屋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鵲都咳嗽醒了紫鵲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又咳嗽

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窗口紙發清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神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鵲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着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着痰盆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鵲笑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紫鵲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裡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好些血星唬了紫鵲一跳

不覺失聲道：「啞啞這邊了得！」黛玉裡面接着問：「是什麼？」紫鵲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裡一滑，幾乎擱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什麼？」紫鵲道：「沒有什麼，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鵲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鵲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鵲進來，罷外頭看涼着。紫鵲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裡悽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看紫鵲推門進來時，尚拿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麼哭？」紫鵲勉強笑道：「誰哭來？」

起起來，眼睛裡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槩比往常醒得時候更早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鵲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得自己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說這裡，自老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鵲連忙端了痰盒，雪雁搥着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鵲雪雁臉都唬黃了，兩個在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睡下，紫鵲看着不好，連忙努嘴，見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纔出了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

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到
都嚇了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
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
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雪
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鵲叫道
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
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
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
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
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

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畧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
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
們來這裡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邊去二人答道沒
有翠墨又道寶二爺這兩天上了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工
課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
人又畧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
在惜春那邊評論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
個少一點這個太疎那個太密大家又議着題詩着人去
請黛玉商議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
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

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盆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這麼着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裡却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着偕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偕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

回來再過去于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尙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裡雖是如此臉上却碍不過去只得勉強令紫鵲扶起口中讓坐探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麼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狠紫鵲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盆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盆拿起來看看不看則已看了唬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

玉昏昏沈沈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麼說回頭看時
白已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
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丫頭不
拘什麼就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
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
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
探春又囑咐紫鵲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鵲答應着探春
纔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厭薄八股却有意思博取功名不得不借作梯

階作者借寶黛兩人口中俱爲道破

代儒講書真是對症下藥善于教子弟者

寶玉是夜發熱先爲心痛引子如此小事亦有先伏
後應文章細而且活

寫黛玉夢境恍恍惚惚迷迷離離的是夢中境象真
傳神入妙之筆

以寶玉剖心跌倒爲哭醒出夢尤爲妙絕而寶玉是
夜心痛又與夢暗合夢與神通神與夢合是耶非耶
真疑鬼疑神之筆

黛玉之夭亡於斯已決

惜春畫大觀園圖久不提起故用閒筆略描又於探
春湘雲口中評論多少疎密以見圖稿尙未定局
惜春說黛玉總是看不破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
已是出家人口氣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0507